

敬字文  
三洲題簽  
完

特  
和  
2165





特別

明治十三年一月

敬字文

中村正直撰 柳澤信大編

和信  
2/65

行雲





流水

敬字先生命題

三沙長卷





洛辭之其誠辭  
蓬而己矣言有物而  
川之如姬教字好誦



叶三言。余唱白。素華。  
三筆。豈易辨。子哉。  
每字念心。石屋。古。

明倫彙編  
家範典  
孝行典  
二十四

孝行典  
二十四





敬字文上卷目錄

西國立志編第一編序

西國立志編第二編序

西國立志編第四編序

西國立志編第五編序

西國立志編第八編序

西國立志編第九編序

自由之理序



○江村石合先生墓碣銘

小學國史叙

皇國史略序

米利堅志序

萱水杉浦翁墓碣銘

各國年鑑序

傳神樓記

續養蠶新論序

○重建狹山茶場碑記

維新外論序

內地誌略序

增補內國史畧序

國史略序



敬字文下卷目錄

○ 編年日本外史序

○ 農業三事叙

○ 文恭公實錄序

自有樂地齋記

○ 皇朝蒙求序

○ 近世史略序

○ 民選議院論綱序

○ 經濟新論序

○ 母親之心得序

○ 呂晚村唐宋八家精選序

萬國公法蠡管序

日本全史序

棧雲峽雨日記序

吾乘四載集跋

山岡靜山先生傳



象山詩鈔序

冲繩志序

大佛無角君墓碣銘

日本列女傳叙

熊本十日記序

明治詩史序

恕軒文抄序

紀恩碑

自得堂文抄序

盤溪大槻先生墓表

大川笠原先生墓碣銘

題盧象昇書幅

萬國史記序

為兩宮彌兵衛賣天機硯引

愛敬餘唱引

和譯英華字典跋



西裨雜纂第一集序



敬宇文

上卷

東京 中村正直著

西國立志編第一編序



余譯是書客有過而問者曰子何不譯兵  
 書余曰子謂兵強則國賴以治安乎且謂  
 西國之強由于兵乎是大不然夫西國之  
 強由于人民篤信天道由于人民有自主  
 之權由于政寬法公拿破崙論戰曰德行



之力十倍于身體之力。斯邁爾斯曰：國之  
強弱，關於人民之品行。又曰：真實良善為  
品行之本。蓋國者，人眾相合之稱。故人人  
品行正，則風俗美；風俗美，則一國協和，合  
成一體。強何足言？若國人品行未正，風俗  
未美，而徒汲汲乎兵事，之是講其不陷而  
為好鬪嗜殺之俗者，幾希尚何治安之可  
望哉！且由天理而論，則欲強之一念，大悖

於正矣。何者？強者對弱之稱也。天生斯民，  
欲人人同受安樂，同修道德，同崇知識，同  
勉藝業。豈欲此強而彼弱，此優而彼劣哉？  
故地球萬國，當以學問文藝相交，利用厚  
生之道，互相資益，彼此安康，共受福祉。如  
此，則何有乎較強弱、競優劣哉？夫人知天  
命之可畏，以真實之心，行良善之事，一人  
如此，一家如此，一國如此，天下如此，愛日



仁風四海合驩慈雲和氣六合呈祥如此則亦何有乎甲兵銃砲之用哉古不云乎兵者凶器戰者逆德也仁者無敵善戰者服上刑一人之命重於全地球匹夫之善行有關係於邦國天下者乃以貪土地之故使至貴至重之人命橫罹極慘極毒之禍其違皇天之意負造化之恩罪不可逭矣西國近時大省刑罰然猶未能全戢干

戈豈其教化有未洽者耶抑宇宙泰運之期未至耶嗚呼六合之際禮教盛而兵刑廢當有日也恨余與子未及見之也已客唯唯而退遂書以弁卷首

○西國立志編第二編序

福哉今日西國之民也雖古帝王庸何及乎昔者方隅自封智識狹隘今也四海交通學問淵博昔者教化不明風俗慘刻今



也。崇敬神明。志行虔誠。昔者君上專權。民如奴隸。今也人得自主。共謀公益。昔者法教有禁。強迫人心。今也任民自擇。王者不問。昔者俗尚兇悍。動生仇隙。今也人嗜道藝。互篤友愛。昔者商賈貿易。官府限制。今也信其自然。百物亨通。昔者工事不盛。貨財不生。今也物料輸入。製造輸出。昔者房屋庫小。規制不備。今也華堂入雲。窮極工

巧。昔者器皿龕溢。資生有缺。今也供具精美。身心快適。昔者盤饌烹調。唯供土物。今也唐茶竺糖。朝涵夕濡。昔者山海遼濶。跋涉艱難。今也火車漁船。安坐行遠。昔者天涯地角。夢魂難達。今也電報告急。千里面談。昔者街衢夜黑。雀符竊發。今也街燈如晝。轂擊肩摩。昔者鴈魚不便。急難吞聲。今也一束一錢。達于四境。昔者貧氓傭工。得



金輒使今也銀舖收管加子償還昔者簡冊奇珍富人難聚今也書籍充溢寒士易致昔者朝多祕景野有鬱哀今也廟論巷議日印萬紙蓋溯今五十年之前比之二百年之前則不翅昏明晝夜之別矣今日之西國比之五十年之前則又有高下霄壤之異矣嗚呼如此福運何由而致哉得無非教化日明而人心嚮善之效乎雖然

西國立志編第四編序

非有窮水火之理創造機器者則德雖正而用不利生不厚矣思此則創造機器者之功德見焉  
真正學士不耻為賤業耻之者非真正學士真正文人不嫌為俗務嫌之者非真正文人昔者趙岐賣餅于北海市中沈麟士織簾讀書手口不輟天下後世不啻不賤



敬字文  
之而反更重之。程明道僉書鎮南判官。筦  
庫細務。無不盡心。屢平反重獄。蘇子瞻僉  
書鳳翔府判官。意其文人。不以吏事責之。  
子瞻盡心其職。老吏畏伏。二公之賢。於是  
滋見焉。今之讀書者。或耻以賤業治生。又  
不屑爲俗務。及不得已而賣履。販繒。或折  
腰五斗。則一切束書不觀。曰我無暇矣。嗚  
呼。人病無志耳。果有志矣。不病乎無暇也。

試思子瞻在鳳翔。何等繁劇。而是時所作  
如鳳翔八觀詩。鍛鍊敲推。亦何其綽綽有  
餘暇也。且學問之功。貴乎循序漸進。經久  
不輟。故一日不必要多時也。嘗有一官。謂  
某先生曰。予職務鞅掌。患讀書少暇。對曰。  
君讀書如走馬看燈。雖每日二六時中。一  
意從事。積至於十年。不能成業也。其人怫  
然。先生曰。君每日要讀書二三枚。深思牢



記十年之後必博識超衆矣。旨哉言乎。如  
茲編所載德留斯格的一爲理學名家。而  
以造鞋爲職業。一爲詩文鉅匠。而畢生不  
廢吏務。大有足砥礪後人之志行者焉。予  
深望讀者之反覆致思也。

西國立志編第五編序

天下之事不止千萬。然察其成敗得失之  
機。一皆決于誠僞之二字而已矣。以發於

國政則公私之別也。以見於人品則善惡  
之別也。以顯於學術則邪正之別也。以著  
於工藝則巧拙之別也。今夫木之大者。凌  
霄漢。戰風雨。蒼皮黛色。千年尚新。然溯其  
始。則一粒種子。託根于地中者已。川之洪  
者。漑田野。汎艤。百折不絕。萬古不息。然  
探其源。則一道活泉。全湧而出耳。是知種  
子者。木之誠也。活泉者。川之誠也。唯其有



是誠所以成其大物尚然況於人乎人苟  
有一片之誠存於胸中則雖若甚微不可  
見而實為萬事之根源可以修藝事可以  
植學識可以治民人可以交神明此編曰  
勉強忍耐曰善乘機會曰不忽小事曰偶  
然解悟者不一而足是皆人之所以成其  
業也然而推其本則不外于一誠之發為  
此數者而已矣是故讀書學問者及學工

藝者當自問於己曰果能發於誠心否苟  
發於誠心矣則自能勉強忍耐自能善乘  
機會自能不忽小事自能偶然解悟蓋有  
不期然而然者焉呂新吾曰才自誠出才  
不出於誠算不得箇才誠了自然有才今  
人不患無才只是討一誠字不得斯言也  
可為世間才子頂門一針

西國立志編第八編序



或曰泰西多出剛毅之人。蓋一由于天氣  
沍寒。軀幹堅實。一由于土地磽确。非勤勉  
不得食。余曰此事容或有之。然其大本不  
在此區區者。曰何也。曰泰西人所以多有  
剛毅之行者。由于有剛毅之原質也。曰何  
謂剛毅之原質。曰慈也。信也。不觀雜未耶。  
維廉士之事乎。確信其道。愛人如己。痛苦  
不避。死生不易。不觀翰回沙伯之事乎。多

救嬰兒之命。永脫黑奴之苦。千艱萬阻。不  
挫。不折。必達其志。而後已。蓋如此數人。肝  
脾骨肉。毛髮爪甲。皆由慈與信而成。故此  
身苟存。此心不喪。欲不剛毅。奚可得乎。以  
是可見剛毅者。心志之力。而慈與信實其  
原質也。或曰世固有強忍有力者。亦可謂  
剛毅之人乎。曰非也。如李斯。呂惠卿。豈不  
是強忍有力者。然其所為。不根於慈信之



心而出於嗜慾之私。故弊害所極，身喪國敗。宜尼不云乎：「振也慾焉得剛。」

西國立志編第九編序

或謂余曰：「西國之事理，大概盡於是書。余曰：「否。此不過一人一家之書耳。若以此爲盡其概略，則大謬。且與余譯之之意甚相徑庭矣。夫天下之事理，日出而不窮。古人之所是，而今人非之者有矣。今人之所是，

烏知不爲後人之所非乎？古人之所不言，而今人言之者有矣。今人之所不言，烏知不有後人之言之者乎？天下盡以爲非，而一人獨是之，在當時則受縲紲之辱，在後世則得秦斗之名。如加利列窩者有矣。天下之同論，豈必是而一人之異見，豈必非乎？天下之所未言，而一人獨言之，在當時則見戮



爲罪人在後世則見尊爲聖人如瑣格刺  
底者有矣天下通行之說豈必是而一人  
創始之論豈必非乎是故縱舉宇宙間千  
百之意見議論而猶未足以盡天下之事  
理況此區區一小冊何足以窺其萬一乎  
且余所以譯是書欲使人進而習讀西籍  
謙虛其心容受新見異說務集衆人之智  
識而不妄執一己以論斷也乃不然而讀

此隔鞞搔痒之譯書遽以爲盡其概略豈  
予心哉或又曰是書所說合於孔子之旨  
故可取余曰然則子豈謂孔子之所不言  
則概不足取乎此與孔子之意悖矣不曰  
子絕四母意母必母固母我乎不曰發憤  
忘食樂以忘憂不知老之將至乎使孔子  
而生於今日則其務聽納新見異說者果  
何如也若死讀孔子之書留滯而不化以



敬字文

此規天下之事理。一言不合，駭以爲怪。如此則與孔子好學如不及之意正相反矣。夫學問之事，貴乎集衆異以備思察，濯舊見以冀新得。譬如貯書若子擁萬卷而同皆一書也，則奚貴于多？譬如食大餐，郇廚侯鯖五味八珍，衆異并備，然後美於口。不然而食前方丈，所陳唯一種物，則其同也。豈不可厭乎？掛眼鏡之紅色者而觀物，森

羅萬象，莫不紅者，掛碧色者，則乾坤一碧。掛黃色者，則宇宙皆黃。若先執一己之見以聽他人之論，則其所謂同亦非其真也。舜好察，邇言舍己，從人。孔子問禮於老聃，問樂於萇弘，古人之好學，汲汲不倦，虛以受人者，如此。豈若後人之先入爲主，好立異同而妄相是非哉？如是書子，特宜收爲萬卷中之一部可也。以此自足不可也。以



敬字  
此自是大不可也。或以此律他人之議論。更  
大不可也。天下之事理。浩如巨海。豈得  
以升斗之量。概之哉。適第九編刻成書。以  
爲序。

自由之理序

凡事不可無限界。唯愛不可有限量。此意  
也。西賢倍根言之於二百禩之前。而今宇  
內文明諸邦之婦人。亦能口之矣。此書論

政府之權。當有限界。明白詳備。故余別舉  
當無限量者。言之。夫愛不可有限量。

上帝愛人。無有限量。故人亦當愛。上帝

愛人。無有限量。愛。上帝之事。姑置不論。

請言愛人一端。吾之靈魂。與五官四肢。明

係神之妙造。爲永遠無疆之洪賜。審思

此則自愛之心。油然而生。君親朋友。一國

之人。天下之人。皆爲神所造。與吾同審



思此則親愛之心淳然而生蠻夷之民容易自殺故亦容易殺人開化之民真正自愛故亦真正愛人自愛之心與愛人之心不獨並行而不悖實相須以生長何謂自愛曰正心誠意全靈魂之真克己復禮斥肉體之欲是也何謂愛人曰愛人如己施貧者救病者貴不凌賤多不暴寡強不犯弱大不侮小寬弘而不猜忌公平而不偏

頗真實而不詐偽謙讓而不驕矜溫厚而不暴慢相交以衷不相隱藏相下以禮不相侵侮憐愚人而誘迪之哀罪人而教誨之愛同儕則相推以赤心憫敵已者則施善以化之心口合一內外無間不存彼我不別自他苦心圖謀者盡是邦國公同之益勞力經營者不外民人共享之利凡爲此等愛人之事唯患心力之不至尚何有



限量之可議乎。竊嘆地球諸邦人民。迷迷不知。神而唯務與人角。故愛人之心。每病于不廣不深。才氣高則睥睨一世功名。成則較轆千古權威。得則侵暴寡弱。意見立則好同惡異。士大夫或私智自用而不謙虛。以下人工藝之人。同業相忌而不降挹。以求益。商賈各相傾軋。而不合同。以要利。沿習成風。爲日久矣。吾邦人民。近駸駸

向學。如昏夢頓覺。他日智識進於深奧。而愛人之心。無有限量。情親而力合。而事成。神人交和。福祚昌盛。其可庶幾已。

江村石合先生墓碣銘

嗚呼。江村先生舍予而安逝乎。其體魄之散。吾不知。其安歸而精神之存。吾不知。其安在也。予第以先生精神之存。吾胸臆者。書爲寫照。以永遺後人乎。此在朋友之誼。



或不可得而辭者矣。先生事親孝，父了翁久病，家道衰落，先生下帷教授生徒，而不懈于侍養，醫藥飭粥，則滌澣濯，皆躬親之。賣已衣具，以供甘脆，四隣感泣，街吏欲告官，請賞先生，固辭而止。事師篤，古畑玉函久病後失明，先生侍養甚勤，飲食起臥，皆親嘗而扶持之。自始執脩脯，以至視易筮，蓋二十年如一日矣。交友忠，藤森弘菴繫

獄，先生力求解之，卒脫于危。唐津明山公子延請先生為師，贈以俸給，先生深感其恩。諸侯徵辟，皆不就。公子為閣老，會生麥之變，英國求償甚急，先生侃侃建言，不聽。遂改名曰默翁。先生憂國深，慶應丁卯，德川內府還政於朝，後召先生，即日上程。十一月，謁內府二條城，每見屏人交膝咨諏，然不得意去，嘗慨然謂余曰：咄，曩使我為



酈陸往來公侯間。與諸豪英交。以收攬其  
心。則事未可知也。先生終身不仕。然有志  
于經綸。常嘆曰。吾見時宰爲政。絕無旋乾  
轉坤手段。少遇紛糾。輒狼狽失措。嗟嗟何  
世之乏人材也。余嘗謂士生斯世。不溺流  
俗。不牽風習。能發其所獨得于天性。以自  
立一種品行。者。獨於先生乎。見之矣。先生  
邃經學。其詩文有孤詣。獨至處。而一發于

真情。蓋亦在文壇別樹一幟矣。余與先生  
親厚無間。終始弗渝。至今尚覺與其精神  
相交于茫渺冥漠間也。先生諱文之。字文  
藏。號江村。始田口氏。宗家絕嗣。改石合氏。  
文政戊寅正月五日。生于江戸深川。明治  
六年一月十七日。病沒。享年五十六。葬東  
京駒込龍光寺。配淺井氏。先沒。生二男。長  
震次。夭。繼娶淺田氏。有四男二女。銘曰。



世之貧富貴賤不足爲先生之榮辱而先生之自主獨行可以砥礪一世之風俗於戲乎若人不可羈以爵祿

### 小學國史叙

國文不可不讀漢文不可不讀洋文不可不讀而國文最當先讀焉國文之書多矣歷史地理以及西洋譯書皆不可不讀而國史最當先讀焉國史之以國文書者率

皆卷帙重大而求其事實簡明文辭嫻雅者甚稀頃者小林炳文著小學國史若干卷乞余序言受而讀之則上下二千年興廢存亡瞭如指掌而其文雅而不俚是宜充小學授業之書者矣余始見炳文年可四十面貌瘦黑自言久患風濕悠忽度日一無所成而不意今見此編之出也斯知炳文在病榻忘痛苦而樂著述其勤勉之



功洵可嘉尚也炳文越後人嘗學於佐久  
間象山翁蓋有所淵源云

皇國史略序

余讀國史而知今日我邦之趨於開明者  
有所由來非一朝一夕之故也何以言之  
溯夫一千五百有餘年之前祖宗之朝風  
俗淳朴智巧未開然上有進修之精神下  
有日新之氣象故言教道則不問儒釋不

擇百家務欲博採而靡遺言交際則不論  
三韓任那與唐國盡欲寬容而勿拒言工  
藝則求縫工女于吳求醫於新羅以擇其  
善者而用之夫然故未久而名儒文士高  
僧良醫彬彬輩出相望于史冊及至中世  
以後東照公許南方諸蕃及西洋數國使  
通互市或延西士詢以彼土情勢爾來二  
百餘年唐蘭二國通商不絕弘化二年美



國伯理受使命始來請和親通商是時  
天朝幕府諸侯議論不相合時事紛紜蓋  
難乎言之然自是以來彼之書籍船砲百  
爾器巧麇至駢集今則上下協力朝野一  
心汲汲于進修日新之事以致西士徃徃  
稱我邦以爲前程可望人或以此爲戊辰  
以後之功效而不知我邦之民素已具此  
性也蓋人苟究心國史察世代之變則當

知今日之開明者淵源于二百載之前而  
二百載前之治蹟則胚胎于千五百年前  
朝野君民之精神氣象矣頃者冲君冠嶺  
著訓蒙皇國史畧刻成乞序於余余因論  
今日開明之所基以爲讀史者之津梁云  
明治六年十一月敬宇中村正直

米利堅志序

希臘國古有理學者曰籍諾預言後世之



事曰今天下分爲邦國駢比而立各有律法此難通於彼故爭鬪不止若夫天下合同爲一無復邦國之分各享生命福利相視如同鄉之人羣衆之上有一公法以治之則庶乎可稱至治之世矣然此吾之所願見而不得者也余始讀之驚嘆以爲此則吾輩今日所願見而未得者而二千年前之古賢早已願見之乎又嘆以爲二千

年前之人所願見者而二千年後之人亦未得見則此事母乃屬幻想乎既而又思曰莊周不言乎萬世之後而一遇大聖知其解者是且暮遇之也夫以人壽之短促言之千萬年如太長者以天地之恒久言之則千萬世只一晝夜矣二千年前之人其願同也二千年後之人其願同也生死于其間之人其願亦當同也則古今天下



之所同願見者其豈遂墮幻妄之想乎籍  
諾之預言其豈遂無應驗之時乎且此事  
已發端於亞米利加合邦矣按合邦之制  
民無等夷君非世襲法自民立權不上操  
邦今有三十七而統於一國會矣地有幅  
員數千里之廣而河海陸路舟車電機聲  
氣相通成爲一體矣民有三千有餘萬之  
多而一心一意奉事上帝善政善教福

祉薦臻幾乎卅國如一家矣允觀乎此則  
曰籍諾之言已發其兆於斯一方豈不可  
哉抑籍諾之所望于天下合同爲一無復  
邦國之分者何故也察夫禍亂之源及戰  
鬪之所以相尋於無窮莫非由乎有邦國  
之瓜分碁峙者也蓋有千百之邦國斯有  
千百之君主此邦之君欲駕於彼邦之君  
此邦之民欲踰於彼邦之民既有彼我之



相形者輒已鬪爭之機伏於中矣於是各求富強競欲雄霸彼此爭奪山河分裂爾我報復人民塗炭慘乎哉其忍言之也如近歲日法二國之戰人民之死亡者踰萬數而推其源一由于拿破崙備士馬格二人之互爭雄霸而一由于二邦之民各爭上流焉自非法國日國之名廢滅而為一合邦之時至則彼此報復之戰必窺釁而

發人民死亡之禍無時而息也此一事也而可概古今可推四海矣若夫天下無有邦國之名而億兆之民皆統於一公法之下人人安享其生命福利相視如同鄉之人戰鬥永息妖星藏影仁愛相施瑞日揚輝如此則非至治之世而何宜乎二千年前之古賢早已願見此也嘗與友人談至此事以為我邦自封建廢為郡縣以來闔



國人民漸顯合一之氣象矣。回視封建時  
東西侯伯各相屹立。人民作勢。若不相讓  
今也奧羽武相信。越備長薩肥。士民為一  
混合結社。真然相忘。此已事之明驗也。故  
若使天下萬國帝王君長。會議協同。倣我  
邦之近事。上一疏於上帝。奉還其所私  
有之土地。人民盡服于公法之下。廢俄英  
法日等一切國名。立一大國會。俄人可為

英官。法人可為日官。唐人可為朝鮮官。印  
甸人可為合邦官。則從前之怨恨忿恚。猜  
忌侮慢之諸惡。皆息而合同協和。友愛公  
平之諸善。其興乎。然此尚數百年後事也。  
其豈亦吾人之所願見而可得者乎哉。頃  
者余友岡天爵君。與其友河野通之。譯格  
乙堅薄米利堅國史。屬余叙。余固有感于  
籍諾之言。發其端於合邦者。因書之以塞



敬宇文

諾明治六年鵬月上澣敬宇中村正直題

萱水杉浦翁墓碣銘

物之美麗者充叔于宇宙矣姑就人而言  
之小兒之面貌少年之英華淑女之嬌豔  
皆莫不美麗而要之未有若老人之心者  
也蓋人至老境形骸欲寡精神樂深兒孫  
繞膝孝悌為訓朋友在坐文墨是娛看花  
聽鳥想像樂園敬神愛人歸向天道是其

心之美麗非他物所能比擬余觀諸吾  
水翁而有以知之矣翁諱良尚姓杉浦氏  
諱水者其號家世為甲州城衛士性剛毅  
忠厚自童年志于學蚤歲襲蔭奔走事務  
而暇則必手一卷矣文政戊子春試及第  
天保甲午為作事宰領慶應丙寅移于江  
戶為軍艦屬員丁卯遷海軍司糧官巳何  
致仕移住駿河明治庚午再移東京壬申



十一月朔病歿享年七十有一憶十五年  
前余宦于甲始識翁及令嗣讓屢訪其護  
水之居每見家庭雍穆福氣滿門去年壬  
申余來于東京翁見訪弊廬既而敲翁門  
則滿園菊花爛若錦繡兒孫嬉戲于庭前  
親戚朋友醉賞至夜而翁之喜可知也余  
思翁之心之美麗不啻如菊花而其身體  
矍鑠年年可繼此會而孰料彌數旬之後

訃音忽至乎哉悲夫雖然令嗣職近禁闈  
位居清要翁之餘澤益未艾也銘曰

一座白石

照映青山

花香馥郁

鳥語關間

美矣麗矣

無垢無塵

翁之心神

可與之倫

湯島之鄉

寺曰麟祥

藏擇斯阜

銘貽千霜

各國年鑑序

十餘年前某氏始航于亞米利加合邦歸



則滿朝高貴。卜日會聚。延某氏欲聞新異之事。某氏曰。彼土件件與我同人。則總總林林街衢。則井井條條。家屋則堂廡窓壁。花木則紅紫青綠。山則崔嵬嶺岫。河則淼漫浩汗。是皆大抵與我同焉耳。衆曰。雖然。豈無珍異之事。新奇之談乎。請君勿恡。某氏曰。唯有一事焉。恐觸諸公之怒。不敢言耳。蓋彼邦大統領智德逾萬衆。其他居官

者。祿位最高者智最上。祿位最卑者智最下。今觀于我邦。徃徃與此正相反。是彼我之大異者已。一座相顧。嗒然無言。此書錄各國帝王統系。政體官制。民數貿易等。瞭如指掌。真居官者必携之書也。抑余由是而有慨焉。夫國之強盛。由于人民之智德。與居官者之公平。我邦果能進于此。則庶乎彼我不致大異。而可與歐米各國駢比。



而無愧也。夫川路寬堂君譯此書，乞余序，因題以是言。

傳神樓記

中川士遜性多能而尤工於雕畫。嘗觀其刷印銅板美人像，縱三寸，橫二寸，眉目明艷，態濃意遠，呼之欲應。余誇示之，洋人皆嗟賞不已。士遜名昇武州八王子人，從余讀書。余嘗謂士遜曰：子果欲技之入神品

乎，則不可不多讀書。東坡所云：退筆如山，未足珍；讀書萬卷，始通神者，豈獨論書法已耶？顧長康畫人，數年不點目，精語人曰：四體妍蚩，本無關於妙處，傳神寫照，正在阿堵中。子苟能味此語，則雕畫之秘訣奚他求之？爲士遜聞之，默然若有意會者。其後技益進而名稍稍見知於人。一日請曰：僕所居之樓，未有命名，幸擇佳者。余曰：豈



亦有佳於傳神二字者乎。因作之記以贈士遜。使其有所觀瞻朝夕。黽勉從事焉。明治九年一月二十六日。中村正直撰。

續養蠶新論序

衣食者。生人之源。而耕織者。古今之所重。此固不待言。抑自海關禁弛。而絹絲爲出口要品之一。世人競以種桑養蠶爲業。營營逐逐。第知爭利。而予獨有感于田嶋子

寧氏之誠心實意。積試驗。務觀察。得新見。而著茲書焉。前編既刻。于明治壬申。名公鉅卿。詩人文士。極口稱贊。四方之人。爭相購求。以從其言。施之實事。無不獲益。今茲丙子。又著續編。來索余叙。受而讀之。蓋亦得於試驗觀察。沈思研求之餘者。而不愧于新論之名矣。余嘗謂人心之痼疾。在于守舊不變。而世道之上進。在于修善日新。



雖然修善日新。豈易事哉。其惟誠心實意。求之懇切者。能之乎。其惟精益求精。不以既得者為足者。能之乎。其惟勤勉忍耐。期功于久遠。而不謀利于目前者。能之乎。其惟志在利濟。克合天心者。能之乎。顧子寧氏。父子兩世。從事于養蠶。不以其既得者為足。而汲汲修善日新之事。是求既著。前編得譽于一世。而自視欲然。誠心實意。益

研其業。及歷年所。更有新得之見。又不自秘。以公之于世。嗟夫。使生人之源充足。有餘。而出口之品。生成不竭者。其果在于斯歟。比諸彼營營逐逐。惟利是謀者。奚啻霄壤之異哉。書曰。心誠求之。雖不中。不遠矣。詩曰。如切如磋。如琢如磨。子寧氏有焉。

重建狹山茶場碑記

關左之以茶名者曰狹山。與宇治東西相



頡頏。而或曰。狹山茶香氣超出其上。狹山者。在武藏入間郡。其始不過一荒僻之地耳。然自始種茶。逐歲增殖。其名漸既彰著。藕潢林君文可徵也。蓋自海關禁弛。互市盛行。我國茶葉爲出口品之冠。其每歲輸將于海外者。蓋千有萬斤矣。如宇治之製。昔獨擅美于邦內者。今則著稱于歐亞。而如狹山之茶。後起爭雄。至于洋賈之旅于

東者。非其名號不顧。可謂盛矣。抑利之所在者。民之所趨也。昔者關左地曠人希。彌望黃茆白葦。如那須野原者。所在皆然。而今則武藏上下毛。以及相摸。嘗爲豺狼狐兔之所窟宅者。亦盡已墾闢爲沃壤膏土。其所出之茶。莫不題簽曰狹山。狹山之名。於是乎廣矣。原夫舊碑建于天保三年。是時未有海外互市之事。然而人民勤勉倡



導以致產物熾盛。若豫立今日輸出品之基礎者。其功豈淺眇哉。前事之不忘者。後事之師也。夫既知今日狹山茶場之盛實。由于其父祖勤勉之力。則又當知後來雲仍之福。在于今日人民之繼續不怠。益恢弘前緒焉。且予聞之。人民之克勤職業。務富一家者。其利於全國。更大于一家之利。余既嘉狹山人民之勤勉于昔日。以致昌

盛于今。則又更望其堅忍耐久。不屈撓于小利害。能光前而啓後。益有以崇殖邦國之福利也。熊谷縣人村野彌七者。承其鄉人之意。來求余文。將欲勒諸石。以追配舊碑。余深喜其舉。故應其請。而系之以詞曰。茶產武陽。味甘且香。狹山闢場。規模恢張。製法精良。樹幟一方。聲名丕彰。菟道頡頏。洋客競嘗。日購萬箱。沾彼胃腸。富我橐囊。



昔人謀滅邦國之慶。繼嗣克昌。福利无疆。

維新外論序

希利比士在美國時。教授勝海舟君長子。既福井藩求良師。希利應召至。至則訓迪鄉子弟。忠厚純摯。造就有法。材俊技藝之士。多出焉。及來京。為開成校教師。與余時常往來。相得甚驩也。嘗謂余曰。貴國億兆之民。盡是天子之臣屬也。如吾則雖孑然

住此遼遠之邦。而亦儼然自主之民矣。而占有美國之一分矣。余聞之意。雖不憚而理未有以難之也。希利性雖忠厚矣。而或時過于抗直。會與一二部員不相容。一旦忽然而去。臨別曰。吾愛日本人。故雖怒部員而親全國之心。不為少減也。余聞之。雖喜其情厚。而亦以竊愧焉。希利去後。寥寥無消息。近於新聞紙。知其旅遊內地。講說



日本事四方相傳以爲奇聞者雲集今又  
茲編至而牟田有秋譯之竟以序見屬  
余讀之如遇希利面目鬚眉聲音笑貌歷  
歷現出紙上矣因憶臨發前數月希利屢  
訪茅舍叩以種種事余不能應答如響而  
希利則把筆疾書如飛手腕殆疲而尚不  
已也嗟夫希利雖在他邦而自言尚占有  
本國之一分其自任之重如此則何怪乎

其於日本事情勤探聽而審思察焉以能  
作是書資其國人也哉異日我邦人之住  
歐米者其亦能占有日本之一分能察彼  
文明之源委有所著作乎否能免于已知  
半解忘本逐末之弊乎否能洞觀外國情  
態發爲論說如燃犀燭怪如秦鏡照妖以  
資益吾邦乎否刻告竣遂書之以問世之  
好遠游者



內地誌略序

友人南摩羽峰著內地誌略屬余叙時道  
路喧傳征韓事起余曰朝廷有人矣豈有  
此事何則內地之未理何鄰邦之暇問教  
化之未洽何戎事之可興不知者將曰兼  
弱攻昧可以恢弘土地獨不思國之強弱  
在于人民智德之多少而不在版圖之大  
小今我邦民智德之分量遠不及歐米而

雞林人種亦不在蜻域之上則縱令三韓  
全歸我有毫無加於我強焉故余斷然保  
其必無此事也且察方今之勢亞細亞權  
輕歐羅巴權重白人跋扈黃種屏息東洋  
和戰之柄亦爲西洋所握夫以土地則亞  
大于歐以人民亦亞夥于歐然而強弱易  
地者無他由于亞細亞人民智德之分量  
少于歐洲也我邦雖若稍進于開明而比



之漢韓猶是伯仲之間也。親唇齒之邦，善兄弟之國，使與歐洲權均力敵，並立而無愧，固是可願之事。然以吾觀之，今尚未能遽進于此。與其信使往來，徒耗財力於虛文浮飾，曷若反觀內省，專力從事於內地之實務乎？今有一夫妻始買田產而創新業，則將日夜經營，一家之不暇自非病風喪心之人，其必不設酒食招賓客探訪人。

家交換饋遺也的矣。我邦亦然，維新日淺，未遑外交，況於外征乎？百年必世之間，吾欲其汲汲經紀內地之事而已矣。必也興學校，著好書，教婦女，誨小兒，期使其濡染于格致之學，涵泳于誠正修齊之訓，他日為智德並進之人民，豈非今日之急務乎？蓋今日所少者學術也，教道也，而非土地也。所乏者文明之民也，而非民數也。日本



地方積二萬九千里于土地足矣人口三千五百萬于民數足矣若猶未信則盍把此編而觀焉

增補內國史略序

明治十年七月西南逆焰殆燿而會津人南摩士張增補內國史略刻成余嘗謂讀史有三柄一曰事二曰時三曰地假如秀鄉討將門射殺之則是一事也問何時有

之則天慶三年也問何地有之則下總國辛島也必如此而記臆方有著落矣士張嚮著內地誌略以便童蒙今又有茲編舉我邦二千有餘年之事約爲八卷有大書有小註眉目井然易於記覽於是合前後二書則珠聯而璧合所謂事時地三者一以貫之張燕公記事珠何足羨哉抑余曩得誌略而序之時道路喧傳征韓事起雖



幸寢不行而荻城熊本之亂旋起旋滅今年又有西薩之變血肉糜爛殆且半歲矣嗚呼士張昔在圍城之中出萬死得一生者今則公退悠然鍵戶著書雖三公莫以換其樂也天道好還而人事之巧相反覆如此欲不恐懼修省何可得乎

### 國史略序

世祿之家多有譜牒匹夫之家或藏祖先行狀國史者譜牒行狀之集大成者也國史畧者又撮其要也余嘗謂人之言行多由念其祖德而成修能之美詩云母念爾祖聿修其德屈子曰帝高陽之苗裔兮朕皇考曰伯庸屈子豈徒以其祖考自矜哉誠思其生於世祿之家居于匡輔之地苟可以悟君改俗則讒間在所不顧諫死在所不辭也以是知屈子之忠潔雖由其性



與學而亦未必非念祖德之使然也。又以  
是知凡人之礪行顯名者，成乎欲光榮其  
宗國，不墜其家聲之心也。審知此則小而  
家譜大而國史，使人起愛國之心，其所關  
係匪細故也。蓋嘗默然而自念焉：我生於  
何國乎？曰：帝國之大日本也。國建于何時  
乎？曰：自人皇肇基，以至乎今，二千五百有  
餘年矣。曰：孰為始祖？曰：大日靈尊。實始君

臨之而闔國之民為之苗裔，列聖相承，繇  
繇罔極。夫揭尊號於東海，歷世久遠，而文  
物之美，政教之懿，凡在東洋，除唐國外，孰  
有尚於我國者乎？每念一及此，則愛國之  
心油然而生。將必自奮曰：我既為神聖之  
裔，何以能壯前猷而增國華乎？我既為帝  
國之民，何以能修文德而厚國力乎？又將  
自憂曰：自通歐米，我舊弊如改而善者亦



去新利雖生而害者或來我何以能興實  
利而圖謀富强乎何以能存真善以維持  
獨立乎於是乎人各務以一身任全國之  
一分或黽勉職業以供國之有用或切磋  
學藝以圖國之福利如此則舉國之人莫  
不勉強勞苦而國其有不光榮昌盛者乎  
此實由乎念祖德畏天命焉而使人知之  
者國史也國史之利用大矣哉石村貞一

君著國史略乞余序受而閱之體裁得宜  
事蹟瞭然可謂善撮其要者矣余故不敢  
辭論國史之所以使人起愛國之心如此



敬字文

上卷終

敬字文

下卷

東京 中村正直著

編年日本外史序

史之課童子者莫善于編年故國史略皇朝史略等書學校以之教兒童為日既久日本外史雖非編年而以其文辭俊爽煩簡得宜幾乎家傳戶誦矣頃鹿兒島重野士德氏同其友人數輩著編年日本外史



乞余序受而閱之雖原于賴氏之書而以  
事繫年體裁一新錯綜變化別出機軸允  
為讀史者之寶筏不啻為幼童課業之好  
書也乃不辭而作之叙曰嗚乎世局日變  
之際學問文藝何獨得不與之日變也今  
之論者或欲廢漢字或欲限用之或欲尚  
用國字或欲獨用羅馬字紛紛是非果何  
日而決耶余謂學問文藝之事多多益善

其舊者何必厭而棄之其新者何為拒而  
絕之漢字行于我邦千有餘歲如詩古文  
我邦輓近實勝于古昔而日用話說漢語  
之雜者十而六七矣今欲廢漢字或欲限  
用之均皆不可行也與其偏廢而偏用置  
軒輊于其間孰若新舊駢陳自佗並進使  
其得氣勢占上流而任其變之所往乎余  
近聚徒教授而深悟于洋學者之不可不



修漢學也。無漢學而從事洋學者，勤苦五六年，尚不能敵修漢學者之一二年。洋學進步之遲疾，視漢學得力之淺深，蓋漢學之有益于人如此。雖然，在今日修漢學，尤不可不避煩難而就簡便。則如茲書者，誦讀之間，不獨識漢字、通文義，兼又可記本邦之事實。一舉兩得，莫斯為便。西人曰：「工藝之書，愈新愈善；詩文史筆，愈古愈妙。如

此書者，後人豈能出其右哉？故學問文藝，雖日變而上，此書之行，其必不逐時代而變也。信矣。吾聞近者，桑弗蘭、西斯哥，一巨農，捐田地值數萬金者，謀建日本支那學校，募學師生，徒習其語言文字。嗚乎！彼方始汲汲乎和漢之學，而我乃欲偏廢而弗講，可乎哉？吾知此書若航而到彼，其必視為東洋學海之津筏，益有不容疑者焉。明



治八年夏五月

○農業三事叙

吾友津津田君仙嗜農學如飢渴之於飲食每談及稼穡樹藝鬚眉輒張聲音頓高口津津吐沫余園中多樹木君屢徘徊其間嘗持杖指一松曰此枝向北者下傾百十二度五十分故向南之枝受滋養而肥大如此大抵松杉之類其枝平正而稍傾下

故幹受滋養而致直上長大也又觀梅花將綻而其細枝之直上者發芽甚少以櫻繩縛之令其偃曲而傾下曰此所以使枝減生力使幹長大使新芽殖生使花實穰密也後數旬果見枝之受繩束而傾下者粟粟出萌芽矣又顧庭前櫻樹縛一大枝冷下而舍其所對向之小枝曰自今日此大枝不復加大而當多生花葉此小枝則



敬字文  
枝日長大而花葉必不多也。諺曰：交朱者赤，自余與君締交，亦自覺植物之趣味大倍曩日矣。日與僮僕往來紅紫青綠之間，手把繩索縛樹枝使垂下，其偃曲之度種種不同，欲以驗其生長之異。環池多躑躅，一日余縛其枝，悉使偃下。適君至，時梅花爛熳，香氣滿園。林君使買蜂蜜塗之花，使雌雄蓋合，曰：如此者，欲使其多結子也。余

吐舌驚嘆。昔有道人殷七七，不論時節使花開，君乃使花多結子，其爲實益於世，豈啻如殷七七比哉！今正四月之末，躑躅盛開，麗景艷光倍蓰。去年余之偃曲樹枝之勞，至是始償矣。余遇人，以是自誇，而其實得自君也。君又言：以此偃曲之法施之於桑茶，則新芽新葉之生者不止三倍。試以用此法者，比不用者，樹之生長有三年與



一年之差。今我邦與他國互市而繭絲茶葉為產物魁首。若此法歷施于邦內。則其為富國之一助。不亦多乎。去年澳太利國有博物會。君陪使節至。飲聞饜見多。所進益。荷蘭人荷衣白連。農學之大家也。君與荷氏一見。為知己。荷氏語君。以生平所經驗。不翅傾囊。倒困而出之。既歸。則著農業三事。問諸世。其文辭真確詳明。可行之於

實事。近來書籍之鈔版。日月增加。然如此書之為實益於世者甚少。余重此書。不啻如九鼎大呂。故序言之。請不敢辭也。語曰。君子成人之美。余何敢妄以君子自擬。但以深嘉君之遠遊。不虛捆載而歸。傳大有益之事于我邦。欲不成君之美。何可得乎。

文恭公實錄序

喜新而厭舊者。人情之常也。然新者未必



皆善而舊者未必皆惡故遺新舊而論善惡者識者之見也今世刀槍廢銃砲用然而如良工冶鑄之刀永爲賞鑒家之所珍藏焉新貨日出紙幣通行而如慶長寶永之大小判則價反加高可知物之易見而有善之實者不由新舊而異用捨至於事之難睹而善惡錯綜者則由新舊而生愛憎由愛憎而失公平以致善者隱而惡者

獨顯此類世多有之如在今日維新之世而追論舊幕府之事吾意者或不免有此焉夫自德川氏建幕府而上尊奉王室下撫御藩邦多施善政人民樂康迨至文恭公之時而始極其盛良宰賢輔充牣于朝學士文人僧道醫卜以至琴棋書畫優劇歌唱劍客俳諧凡絕技之人滿溢于野蓋雖不能與今日政法之擬歐人民之喜新



者較短長角敏鈍而亦可以想見其豐亨  
豫大之氣象優游不迫之風也然而物盛  
必衰天道之常推幕府衰運之所由亦未  
嘗不萌于文恭公之時也第自今世之人  
觀之則以其新舊愛憎之念方壅塞於胸  
中概以幕政為惡而不認其善譬如新買  
妾者舊妾之美處殆且忘之矣所望者特  
有識者之遺新舊而論善惡焉耳五弓君

恭上脫  
文字

字士憲號雪窓備後福山人博究近古史  
籍善屬文辭頃出其所著恭公實錄見示  
勿論其事實確有引證可徵而信乃其文  
平穩明白煩簡得常體裁合宜允乎成於  
多年苦心之後而卓然可傳于不朽者也  
嗚呼世方驚新異而不務其本厭舊陳而  
并廢其善者新有惡而不省也舊有善而  
不察也然烏知不有具眼之士能鑒別善



惡於新舊之外者乎。蓋如斯書者亦名刀  
古金之類哉。

自有樂地齋記

大久保一翁君取晉樂廣名教中自有樂  
地語。名其讀書之齋。屬予記。余請衍名教  
中自有樂地之義。而推君有取于斯之故  
焉。蓋西晉之時。世人率以凡百歡樂之事  
爲蕩軼名教者。而以人倫名教之事爲快

樂掃地者。是故其事快樂者。或嘯傲花月。  
風流自命。或耽嗜麴蘖。遺棄世事。或日食  
萬錢。豪奢自矜。或侍妾數百。俾晝作夜。如  
玆輩者。視人倫名教。如厭苦不可堪者。而  
至于其崇名教者。又或齷齪禮法。拘束繩  
墨。或小廉曲謹。絕乏寬裕氣象。或以自己  
爲尺度。強規他人。或歡場樂事。視如讐敵。  
蓋如此人者。則又以名教囿于矩矱尺度。



苟守文  
之中斷斷求合而孰知名教之真者原不  
如此哉孰知名教中自有樂地哉此樂廣  
之所以有此言也夫名教快樂元非二致  
故曲肱飲水樂在其中簞食瓢飲不改其  
樂父子夫婦君臣朋友之際莫不秩然有  
倫而盎然以和莫不肅然有儀而驩然以  
樂是故處人倫各得其當而樂生焉守名  
教不軼其外而樂生焉從良心盡職分而

樂生焉處患難則安天命而不失其樂在  
窮厄則保守靈臺而不失其樂由是觀之  
則不獨名教中自有樂地也背離名教則  
斯無有真樂也抑夫宇宙之間所謂樂者  
多矣姑舉其綱有肉體之樂有靈魂之樂  
人各樂其所以爲樂者而觀乎其所爲樂  
者而其人之智愚賢不肖判矣壽夭禍福  
決矣嗚乎名教中之真樂原屬靈魂不關



敬守文  
肢體人苟知其中自有樂地而能樂之則其爲人也必與庸亦遠矣君忠直誠樸好讀書務廣聞見出仕皆要職不作聰明以邀名譽務行仁善內自慊于心在簿書繁劇之間而自有優游蕭散之致從良心盡職分衾影無慙而自有神樂生焉此所以有感于樂廣之言而取以名其齋歟余不知今世之人其所謂快樂與西晉之人同

耶異耶然觀今之居官者其所爲快樂往往蕩軼名教外瀕賢智者少鄰愚不肖者多則應不與西晉多相異而君之樂地則或有廣大于悠久于樂廣之所言者亦未可知也

皇朝蒙求序

堤君威卿好讀書善屬文辭既仕屯邇不得志一日酒後語其友曰愚哉吾之誤方



向也。余生于南豐。匹馬東征。委贄幕府。時天下人心有厭舊思新之漸。亡何幕威頓熸。而世道一變矣。嚮使余不東行而西征。掉蘇張三寸之舌。以僥倖於萬一。倚二三雄藩之宇下。或叱咤三軍。摧弱拉朽。或運籌帷幄。弄天下於股掌之間。豈不攀龍附鳳。以垂功名于竹帛哉。乃事於衰運之幕府。以致馮唐寂寂。鄧禹笑人。是余之誤方

敬守

向於仕途者也。當余弱冠挾策江都之日。墨英欵關。羽書旁午。天下之士無忠姦智猾之別。不曰攘夷鎖港。則曰勤王討幕。不曰周旋探索。則曰暗殺狙擊。乃於此時。螢窓雪案。刻苦不輟。若使余廢彫蟲業而學亞伯西舍科斗文。而講螭蟹字。則方今豹變革面之時。豈其不能與蕭何曹參周旋而寧肯碌碌。屈首居噲等下哉。是余之誤

敬守



方向於學問者也。聞者或以為信然。悲其不遇。或笑而不信。曰：是醉中諧謔也。威卿豈真希官爵之榮者哉？去年夏，威卿免官家居，無所事事，則蒐輯本朝故事，綴以韻語，題曰：皇朝蒙求。余見之，喜曰：有是哉！天豈果使威卿白首碌碌，青山笑人哉？英國有諺曰：筆之勢力倍蓰于劍，夫知筆之勢力果倍于劍，則茲書之成，或倍蓰于提三

尺陷百城之功，又何用投筆事戎為？余不能知威卿醉語之可信與否，但知是書之成，由于其仕途屯遭，家居無事，則余決不以威卿為誤方向之人也。不知威卿以余言為然乎？其將淡然付之一笑而不省乎？  
明治七年十月江戶中村正直題

近世史略序

亡友田口江村嘗語余曰：古今能文之士



必求可傳之事而託之以垂不朽如丘明  
之傳馬遷之書其表表者也下逮唐季五  
代之變藩鎮跋扈夷狄強梁死節獨行姦  
倖朋黨其善可嘉其惡可醜者層見疊出  
而歐氏之大筆如椽者亦賴以傳焉我邦  
自嘉永年間米人伯理奉其國書至浦賀  
浪士唱尊攘幕吏進退兩難於是乎慷慨  
激烈悼王室之不振者有焉痛哭流涕愠

夷狄之侮鱣者有焉或欲遊海外審夷情  
死于囹圄而不悔矣或襲擊洋客之館殺  
權臣于道躬蒙大辟而不辭矣或有論忤  
時俗容身無地而效仲連之蹈東海者焉  
或有忿激之餘糾合黨與弄劍舞槍而卒  
不免于刑戮者焉忠奸善惡千態萬狀躍  
然現出比之唐季五代之變殆有甚焉者  
儻有人焉求可傳之事以託于不朽則其



唯近世之史乎。其唯洋舶入港以後之事乎。吾有志于斯而恨于無暇。子豈無意于爲之耶。嗚呼。江村逝矣。言猶在耳。余髮已種種而一無所成。低徊宿昔。其何能無慨然于懷哉。既而得山口子謙所著近世史略者而讀之。蓋一部好著述也。起于嘉永癸丑。伯理入港。訖于明治己巳。諸侯納土文辭簡約。事實詳明。直筆不諱。善惡瞭然。

昔者吾友之所早著眼而余之欲著手而未及者。今已裒然成帙。世爭先購賣。以致一時紙貴。洛陽英人撒多氏又以英文譯出。以廣其傳于海外。嗚呼。所謂事之可傳者。文亦託以不朽者。果信矣。夫子謙又輯近世史略二編。至佐賀騷亂。台灣始末。而止。刻既竣。乞余序。余既嘉子謙是舉。先獲我心。弁言之。請其何不欣然命筆哉。獨恨



江邨。魂歸泉垓。路隔幽明。欲攜而示之。邀其一權。不可得也。已。江邨者。一奇士。閑港以來。慷慨悲鬱。酒酣輒睨青天。曰。咄。使我終不得一伸其志乎。江邨不喜洋學。議論往往與余枘鑿不相入。而親厚無間。十餘年如一日。每相過。則杯酒歡笑。申旦不寐。其忠厚義俠。蓋亦可傳之人也。明治八年七月廿七日。

民撰議院論綱序

自民選議院之說起。是非未決。論議紛然。或問曰。子以爲何如。余曰。天下之事。不可目睹者。似是則可行。今設民選議院。似是。似是故可行也。何以謂設之似是。曰。今日之政堂。名曰君主親政。而實有司決事也。其有司之爵祿。則陪鑾舉旗之賞典也。此雖出于一時不得已之計。而至于今日。已



見其弊端故欲救此弊不可不別求一法  
則未有踰於設民選議院者或慮其尚早  
而生弊害余對之曰凡事未有全利而無  
弊者弊多而利少則去而除之利多而弊  
少則就而從之如此而已矣今有司決事  
之弊已現其端沿襲不已則弊將日多而  
利將日少民選議院之利已發其兆設立  
試驗則利將漸多而弊將漸少故曰設之

似是若設立之後有弊害生則當其時改  
之耳夫人世者活物也事理者無形也唯  
活故隨時變易而不已唯無形故見似是  
者則斷而行之若求確然一定之是如算  
數者而後行之則是天下之事無可斷而  
行者今夫良賈之運載貨物越重洋冒險  
危行互市不過見其似是而求之于利若  
慮其或有損害則唯有闔戶裹足而不出



焉耳。猛將之率三軍與強敵戰，亦不過見其似是而試之於敵。若慮萬一之敗，則莫若休兵之爲上矣。民撰議院亦然。苟見其似是則設而行之，以殺有司決事之權，以養人民與政之精神。蓋在今日爲當務之急，而不可一日廢者也。何暇慮其弊害哉？昔美國合邦之始，建也。仁人君子相議立條約十三則及行之，弊害頗出。於是屢徵

會議斟酌修改。數年之後，遂致政體堅定，爲福祥安寧之邦。蓋弊害者不可逆覩也。始立十三則之時，不過見其似是者而定之。至行之而知其弊害，因而改正釐革，以致盡美盡善。遠踰唐虞，豈一朝一夕之所能成就哉？在今日設立民選議院，猶始覓山中之泉源，閱而導之，或隨其下而決之，或就其勢而通之，巉者剷之，使平，梗者除



之使行始而涓流之小川也。次而奔逸狂怒之大河也。終而渺茫無涯之長江也。有時乎潰決四出。壞城郭。殺人民。其害亦所不免。然在常時。灌溉之利。萬姓資生。舟楫之便。財用由通。是其利及百世之久而一時之害。益有不足言者焉。若雖逢泉源不閔而導之。則豈能望其成長江大河哉。見似是之事。造閔導之端者。今日人民之任

也。成善美之法。收福利之果者。吾輩子孫庶其企望之乎。山田君對灣。採民撰議院諸論彙爲一篇。刻而行世。索余叙。余嘉是舉之有益于世。欣然而題以是言。

經濟新論序

蓋試遍行東京之八百八街。而察其景況乎。往於布匹鋪。則呢羽洋布價低。而邦產縐紗價高。人誰不棄高者而買低者。憇於



賣酒店則葡萄杜松三變麥酒方得氣勢  
占上流而我邦名酒如攝釀者亦見擯棄  
而吞氣矣望鳳闕而觀入朝者則衣帽鞋  
襪皆自洋商所齎物料而成者矣遊于學  
校而察其規制則洋人先生居上級受厚  
俸而邦人先生則衣食且不能給矣覽于  
書肆則英亞法日之書爛如錦繡而和漢  
卷冊多以廢紙見遇矣與于大餐則大鏡

椅子盤碟缸瓮燭臺地氈皆洋品而除瓶  
花外邦產之物寥寥無幾矣駕于瀛車則  
上等室罕有邦人而下等室絕不見西人  
矣見于火輪指揮者則概係英國人而邦  
人止供廁役矣進于影相堂則寫真師爲  
邦人而其藥物則莫非舶載矣入于製鞋  
局則雖喜邦人造之而歎其所用之熟皮  
則非邦產矣過于活版所及紡綿所則其



所用之機器皆自泰西齎至者矣。察于鑛山廠及拓邊廠，則洋人之給銀殆逾萬元。而邦人之伙助者不能半矣。睇于書窓之燈火，則赤貧書生亦用玻璃燈、銜油。而菜子油紙燈，長棄于牆角矣。闕于文房之具，則洋紙、洋墨、方蒙、眷顧、而古梅、名墨、美濃、好紙、瞳若乎後矣。視于銀票，則其最良者，係外國之工人爲之，而贏利亦爲其所分。

取矣。瞻于船艦，則日輪之旗、獨睥睨宇宙。而其他一切係外國之建造者矣。覽于炮臺，則所架置之大小碩砲，多自海外購買者矣。眊于點燈火者，則千門萬戶所用之火柴，仰給於輸入。而我邦之引火奴，早已放逐無迹矣。看于盤饌，則鹽醋糖椒之類，雖多產于我邦，而且爲洋品所壓倒矣。搜于藥肆，則熱土諸品，西人精造者，皆揚揚



生羽翼而參著黃附縮首吞聲不能吐氣  
矣噫人無志于經濟則已苟有志矣而觀  
察于此等之事則其豈可不慨歎乎可不  
思所以興工業而富邦民乎司馬遷貨殖  
傳曰太公望封於營丘地瀉鹵於是太公  
勸女功極技巧通魚鹽故齊冠帶衣履天  
下海岱之間歛袂而往朝焉今如英國所  
買于他邦多未經製造之物而所出賣者

多經製造之物故百工貨物出口之多互  
市之盛英國爲冠察今日東京之景况曰  
英國冠帶衣履我邦可也曰百爾器用仰  
給於彼可也興言至此豈可不太息流涕  
哉雖然西國之書籍具在彼之經濟之術  
所以致富之道苟就其書而求之則不啻  
以金針度示人矣頃者中嶋雄讚井逸三  
二氏原於合衆國人鮑氏之說旁引曲證



遂成此書屬余序余常有慨于我邦今日之景况工事不盛而邦民不富焉故喜其刻竣而序以是言

○母親之心得序

有一母携四歲兒問一牧師曰教子以何歲爲始乎牧師對曰汝旣失四年矣自汝笑顏之光照小兒面汝教子之機會始矣嗚呼世固多如此母之失機會者是此書

之所以作也夫令世人開口輒曰文明而或昧於其本原余嘗謂國政者原于家訓而家訓之善惡則關于其母矣母之心情意見教法禮儀其子他日之心情意見教法禮儀也斯知一國之文明本于匹夫之文明而匹夫之文明者本于其母之文明矣爲人母之任豈不重乎近藤鎮三君譯此書刻成見示余未暇爲君賀其成功而



不得不先為今世之女子賀其為善母教子不失機會而助世之文明也是為叙

呂勉村唐宋八家精選序

余少時讀勉村唐宋八家精選至其妙在一熟夢嚙不忘之語及使喚僮僕久熟後承意趨踰之喻憬然有悟焉中年窺西書聞名士論文之旨若有默契者今摘錄其要以代弁言使與晚村之妙訣互相觸發

合禮士曰欲作文勿求於言語唯宜求實證與主意此二者足則言語不求而自至矣潤孫曰絕妙好辭之基礎真理而已斯維弗曰作文必使自已易曉則讀者亦必易曉麥金托拾稱霍畢士之文曰其文辭唯道達一意不涉兩歧馬高禮曰作者言其欲言者之外不當更多着一字富爾列爾曰意思卑下者若以文辭高騫者飾之



則非獨不加華麗。適足彰其蠢笨。鷓鴣插  
駝鳥之羽以飾其翼。則不能飛而控於地  
而已矣。邊的蘭曰。作者貴于善。知得其所  
欲言之事。明白爛熟。則言語自奔趨于筆  
端。而源源不竭矣。伯禮曰。思想言語二者  
相須而進矣。故有人詳密整頓其文字。使  
有規矩法度者。則爲能詳密整頓其思想。  
使有規矩法度者矣。格白的曰。作文善知

其事者上也。思想者次也。言語者下也。一  
學士訓少年曰。汝等作文宜務善美。又宜  
務快速。此皆可由慣習而得焉。抑作文速  
者。其文不必善。而善作文者。則必悟速作  
之法矣。由是觀之。行文之法固已東西一  
轍。而益知唐宋八家爲入門之軌塗矣。

萬國公法蠡管序

豐後高谷龍洲君著萬國公法蠡管問序



於余受而讀之。剔抉幽旨。解釋疑義。詳覈  
明晰。無復餘蘊。作而言曰。善哉。君之是著  
也。蓋一家有法。則一家治焉。一國有法。則  
一國治焉。萬國有法。則萬國治焉。然家國  
之事。則或誤認習慣。以爲道理。或遵依風  
俗。以成律法。故往往有流于私法。而不自  
知者焉。至于萬國相交。則不可不有共相  
循守之具。可以斷公是息私非者也。夫人

不相交。則獨而無對。無對。則亦無朋友。亦  
無仇敵。朋友與仇敵。其性質適相同。故仇  
敵者。不由朋友之外。而生朋友者。或由仇  
敵之內。而得。今日之盟邦。一失和。則敵國  
也。積年之敵國。一結驩。則盟邦也。其機如  
此。豈可不慎乎。抑古者東西隔閼。南北睽  
違。舟楫難通。人苦往來。故不能得而相朋  
亦無由怨而相仇。今也萬國相交。貿遷有



無天涯地角有如此隣由一已而言之則  
獨立之國也由交際而言之則對立之國  
也今既不能獨而無對則亦不能無朋友  
與仇敵則可不謀所以全交誼塞釁端乎  
可不思所以設條款備患害乎此萬國公  
法之所由起也夫一人之心有公是非一  
國之心有公是非然至於彼此相形利害  
相關則其自以為公是非者入于私是非

而不自知於是乎一國不可無法律萬國  
不可無公法一國之是非者國君決之萬  
國之是非者唯賴公法以決之爾蓋萬國  
公法者以公是非正私是非之具也一家  
之私是非者為國法而屈焉一國之私是  
非者為天下之公是非而屈焉於是乎強  
不得暴弱衆不得侮寡大不得凌小而萬  
國各得以相安于無事公法之有裨於治



化豈不大乎哉抑余則更有進焉夫萬國公法雖歐米諸國共相循守各保平和而獨恨諸國猶未議及止私戰之事故積骸成丘流血成川之禍近尚未免此豈非亘古亘今之一大缺典乎余竊願五洲之中有一豪傑出焉大倡止私戰之議定約萬國之王不得妄與交兵若爽約則萬國據律懲治其罪意者此事之必成若豫見其

兆者何則如前年亞刺拔麻之一難事英  
美大臣會于瑞士秉公裁判以免兩國出  
師役糜國帑殺人民之慘近年吾邦救支  
那人於白露買奴船之事俄皇平允聽斷  
以免後日紛紜均若漸進于止私戰之舉  
者嗚呼公法之學日月加精完善具備以  
致我地球美樂如天國者吾輩庶幾及見  
之乎是爲叙



日本全史序

高谷龍洲君著日本全史分爲本紀世家  
 列傳體裁得宜事實詳明其文辭由已鎔  
 鑄隨事變化近來此種書多出而不得不  
 讓君占一頭地也余曩閱君所著萬國公  
 法蠡管贊成而付之刻今又草此書以序  
 見屬余竊歎君之老學日饒多多益辨而  
 不可已于言也叙曰甚矣史之有益于克

已修德也蓋史所載之事蹟矣然而無非  
 生于忠奸誠僞公私仁暴貞淫勤惰譏傲  
 儉侈之心者也興亡成敗禍福吉凶之跡  
 殊矣然而無非所以天之命之而人之自  
 取者也今不多引證但觀源氏平家北條  
 足利織豐德川氏之所以隆替治亂則當  
 知職位之不可苟據非望之不可苟企民  
 心之不可苟欺天意之不可苟恃也又當



知生于其心發于其事內外隱顯機不容  
髮而戒慎恐懼之不容或息克已修德之  
不可時忽也然予少時徒喜讀史遇群雄  
競起龍鬪虎戰風雨交馳則拍案稱快遇  
忠臣瀝血上書恨徹九泉策士論時務辯  
決江河則頓足起舞要不過藉以為消遣  
而已及稍老涉世故頗經患難因悟天道  
昭昭報施不忒而亦苦于克已修德之未

能也雖然讀史之心則有大與昔日變者  
焉嚮之拍案稱快者今則慘然以悲也嚮  
之頓足起舞者今則怍然以憂也忠奸誠  
僞公私仁暴貞淫勤惰謙傲儉侈之心嚮  
曾傍觀為他人事者今則近著之吾身奮  
然以興悚然自戒也興亡成敗禍福吉凶  
之跡嚮曾漠視為紙上事者今則慄慄乎  
覺與吾身近相關係矣嗚呼讀史之心隨



老少而變有如此哉抑夫世者猶史也史者猶世也余閱今世之活史定自慶應明治以後不過十餘年耳忠奸誠偽仁暴讓傲其始不可端倪者卒之盡態呈露禍福吉凶無一愆其報者余于是乎益信天命之當畏凜凜有不可得而犯者也詩曰畏天之威于時保之保之何如亦曰克己修德而已矣遂書以質君君其首肯乎否乎

棧雲峽雨日記序

我東方亞細亞洲文藝最盛人物多出莫禹域若也疆域廣生齒繁莫禹域若也可與歐羅巴頡頏者莫禹域若也禹域與我邦文字同可親厚一也人種同可親厚二也輔車相依唇齒之國可親厚三也亞細亞不及今同心合力則一旦有事權歸于白哲種而我黃種危矣可親厚四也抑元



世祖之侵我西疆我邦人之擾閩浙當是時不有歐羅巴之外交也不有狼子野心之覬覦者也設使如今日則二國必無此事矣今也我邦與禹域務當小大相忘強弱莫角誠心實意交如兄弟互相親信不容讒間有過相寬恕無禮不相咎蓋二國所期者在于同心協力保護獨立以存亞細亞之權而已矣近者我邦通航禹域發

遣公使莫非職是之由也竹添漸卿君奉命往禹域行旅古燕趙周鄭秦蜀吳楚之地暫歸故土余幸得讀其所作棧雲峽雨日記地勢民俗縷載不遺洵為方今有用之書可備參考者也至其描繪山川文字之工讀者自知之矣余不敢贅

吾乘四載集跋

友人竹添君近歸自禹域祛其橐則冀充



徐豫梁益荆吳之山川險易風俗醇醜描  
寫歷歷若目覩之搜討古跡徘徊墟墓之  
間笑罵豎子憑吊英雄感慨悲歌若耳聽  
之使余不覺廢卷而長歎也嗚呼大才則  
大用小才則小用君才雖大矣若使不乘  
四載不遊九州則其才亦囿於小耳何得  
有此莽莽蒼蒼雄奇鉅大之篇乎哉因思  
英雄豪傑之出于世亦猶此苟不得其時

而乘其勢則與豎子竟歸于一轍使其徒  
發阮籍廣武之歎焉耳聞君復將航于吳  
異日再倒其囊而示之則不知使余又爲  
何等感慨也姑書數語於卷末以見余之  
於君傾注情殷期待正復不小也明治九  
年鞠月十又五日

山岡靜山先生傳

近來槍法之絕技者莫踰于山岡先生焉



名正視字子嚴通稱紀一郎號靜山江戶人家世仕幕府爲人剛直不阿重朴素尚氣節篤于人倫家不甚富而食客滿門後多出名士事親孝父沒母多病先生看護匪懈書室揭牌曰七之日省墓三八聽講一六按摩以按摩立課古今所絕無也每夜談武藝間雜以忠孝節義事先生幼時刀槍射騎泅水讀書習字無不發憤勉勵

年十九時有所省悟慨然曰我自今專精學槍而已矣及二十二歲名轟都下所用長槍曰双心槍其源出於管丞相道真云當是時筑後柳川人南里紀介以技鳴于海內及其游江戶先生就問焉南里將歸國欲與先生一較以告別於是相較試法起辰至午神出鬼沒輸贏未判所操各槍鋒尖摧破短寸餘矣世之槍術者流失精



神活潑之妙機遺血戰之實境徒務花法  
美觀者比諸先生之技直等兒戲耳嘗患  
疔發於鼻下痛甚操技如常衆醫止之不  
聽月餘而愈又患瘡每顫起入場與弟子  
較技以此去瘡先生所操木槍重有四斤  
者七斤者十五斤者安政乙卯六月晦暴  
卒年二十七先卒一日母氏視先生使重  
槍患其太憊先生曰兒操之易易耳翌日

自曉至午與諸弟子操習如常但見肉色  
頗白肌膚無澤弟子以告先生笑而不言  
是日卒先生技既稱神妙又以德行聞嘗  
代母氏賽于西郊佛寺有衆可二十人圍  
繞一人拳撻交下鮮血淋淋垂死先生謂  
衆曰何物狂奴敢行歐擊仆地者哀叫曰  
山岡先生請救我先生向衆懇喻弗聽於  
是突入群中喝曰窮鳥入懷獵夫不殺况



士人之求救而我忍坐視乎。汝之敵即我也。請來與我鬪矣。衆不敢動。先生視仆地者。乃舊嘗執贖習技。後背去者也。其人借金于衆不還。故今遣此厄。先生爲償其金。別取數金與其人。加規戒而遣之。先生嘗曰。凡欲勝乎人。須先修德于己。德勝而敵自屈。是之爲真勝。若謂技藝可由擊刺而得。則大謬矣。欲精乎技。須先禁飲酒遊行。

必也無時而不存精神于技。無事而不出誠實之心。則臻于妙境。可庶幾也。又曰。人之所宜戒者。驕傲也。一驕入心。百藝皆廢矣。回視既往。我亦不免。每一念至此。慚悔汗下也。先生學槍。勉強非凡。嘗慨昇平日久。士風柔惰。自期跂及古之士。庶幾緩急應用。嚴冬寒夜。以繩約腹。敲冰灌水。滿身淋漓。東拜日光。廟叩首默禱。旦時入場操。



十五斤槍作突衝勢或三千或五千或自  
黃昏至鷄鳴三萬嘗斫竹七尺許把之踏  
高屐與弟子試較不異于槍或操鐵扇以  
敵槍手一夜月明先生起臥不安母氏怪  
問之先生曰如此良夜豈忍舍慈母而眠  
乎母子並坐玩月賞心樂事安知其不可  
再乎母氏淒然曰何得此不祥之語乎後  
旬餘先生果歿小田又藏者奇男子也慕

先生風著其行狀甚備

贊曰余不知先生知其同胞弟高橋泥舟  
君君槍法之妙海內無雙得無非友于切  
磋薰陶之功乎君居與余近止隔一水听  
夕過從吾師佐藤一齋翁曰一藝之士皆  
可語余既聞君談武事每有所得今又從  
君借先生行狀約而作之傳庶乎世之少  
年讀之而有所感發奮興焉



象山詩鈔序

松代北澤子進嘗蒐輯其師佐久間象山先生詩近又鈔爲二卷付之梓而以序屬余蓋世之作詩者多矣然讀其詩而其人可知者無幾焉若夫讀其詩而知其人并以知其世者千百而不一睹而今于象山先生乎見之矣當天保弘化間文恬武熙士風媮惰日甚而西洋諸國之勢威將漸

及東洋諸國以故士之有遠識者往往以海防爲慮流涕太息溢于言論然猶未有折衷東西學術以應當世之務者也先生自少潛心經史及長廣就師友磨礪智識又講兵法治火技名蔚然起世推爲通儒而先生則欲然未以爲足也三十餘歲始攻蘭學四十而能成一家言慨然以天下自任非豪傑之士而能若是乎嗚呼先生



非詩人也。然先生志尚之高遠，氣度之俊邁，學術之宏深，識見之超卓，以至遊學交友，君臣遇合，禍福出處，罔不流露于吟詠之間。故讀其詩，而先生之爲人，可得而知也。且夫先生嘗以一身而關天下之故矣。自幕政陵夷，米舶入港，以來或則書上時相，而不見采，或則詩送秀才，而旋罹禍，或則放廢山中，而混跡樵牧，或則應徵抵京

而參與廟議，其間觸緒縈懷，輒有題詠在先生。不過發抒已意，而國家變革，時世紛更之故，悉於是寓焉。故讀其詩，并可以知其世也。昔者白蘇二公，後人以年月次第其詩，生平事蹟，具見本末，如先生其殆庶幾乎嗚呼。余嘗三復其詩，見嶄嶄然山聳于天半也，矯矯然鳳騫于雲際也，彼品紅評紫，爭工拙於字句之間者，曷足與語此。



哉

沖繩志序

我嘉永年間。美國水師提督伯理至琉球。有所要請。琉球當事者議以爲孤島小邦。與外國交。只當致敬盡禮而已矣。彼或以力。則我唯有婉曲。以免難焉耳。余聞而歎曰。嗚呼。小國之所以能存。其在于斯乎。觀於古今萬國之中。大國恃強。驕傲自用。卑

視他邦。不轉瞬而亡者多矣。而小國乃能得自立自存。非小國之獨能智也。以其無所恃。而自有合於保國之道爾。余近及諸吾身。而有所悟焉。余少也羸弱。食飲不多。精力患乏。顧視同學者。健強善飯。而或嬰病殞亡。余則三十以後。體漸肥。四十而壯。日加。人或謂寡慾之所致。夫余豈天性寡嗜慾哉。顧以蒲柳之質。不能恃力。自不至



大過以合於養生之道耳亦猶小國如琉  
球者不敢驕傲而有得於保國之道也嗚  
呼小國弱質而不自驕不自恃則其功效  
尚如此假設受大國稟強質者當全盛之  
時及少壯之齡有所能自抑損則大者益  
大強者愈強而祈天永命永錫難老者又  
將何如耶抑夫大小之爲言不過由比較  
而生如我邦以大小自處耶比支那則小矣

以小自處耶比琉球則大矣我將何以自  
處耶余聞之智小而謀大志驕而氣傲積  
薄而發驟未有不速敗亡者也今我邦倘  
能如琉球之安分自守能如西伯之陰行  
善又能如秦之不與中國朝聘會盟之事  
厚積而薄發培本而蓄力則庶乎他日果  
能有所自立而存歟伊地知恒庵著沖繩  
志蓋恒庵數抵琉球實歷探討之餘參之



於本邦及琉球史乘質以土人言以能成  
斯編故事實之精確記載之完全世未有  
若此書者也及其請序也書予所感以與  
世之同志者參焉

大佛無角君墓碣銘

君諱無角。辻氏通稱鐘雄。信濃國松本藩  
士如水君第三子也。性豁達。有膂力。善劍  
術。優入其奧。年十六患眼。稍愈。試劍。目被

中傷。遂失明。就其兄習讀學庸論語詩經。  
又剪綵作画。削木製器。無不精巧。後來東  
京學。凸字書于宇都宮三郎得讀英文地  
理書。其穎敏率此類也。常留意于財用之  
道。了了見大意。會川田毅卿創逢坂學社。  
余建同人社。以教授生徒。使君司其會計。  
細大皆當。明治九年一月十六日病没。年  
三十有三。娶滋野氏。生一女一男。男曰修



一君自創一家稱大佛氏蓋取諸佛無角之諺君篤于友愛明于料事兄弟每有所謀必來取決焉葬于染井銘曰

形乎缺 神乎全 計乎巧 心乎專

兄弟和 室家虔 兒成立 望在旃

明治九年丙子十二月 中村正直撰

日本列女傳叙

余嘗謂婦人平時為良妻為善母者不幸

遭禍則為烈婦為節母譬如薔薇花盛開暖日蕩漾春風披拂香艷浮扃席間及至揉碎壓榨而為香水則芬馥益烈薰衣裳透肌膚經久而不散蓋境有順逆命有吉凶良妻善母之與烈婦節母非有二也遭遇使然焉耳魏徵謂太宗曰願陛下使臣為良臣勿使為忠臣由是觀之國之有忠臣國之不幸也家之有烈婦節母家之不



幸也雖然古人有言曰安樂非聖人難居  
孟子曰生於憂患死於安樂夫順境如易  
居而時至于蕩逸心思逆境如難處而或  
得以砥礪名節然則良妻善母未必易爲  
而烈婦節母未必難爲而幸不幸之際亦  
有難定者正直曰人生所遇蓋不出于順  
逆二境且以婦女言之幸而遇無事之日  
則貞靜持已勤儉持家爲夫內助爲子儀

範不幸而當艱難之際則堅剛心志扶植  
品行善耐辛苦久忍艱難此有識者之所  
望于世之婦女也夫人居斯世境遇百變  
吉凶如晝夜禍福相循環安樂勿溺恐其  
化而爲殃辛苦宜忍度可轉而爲祥唯有  
信天命以盡職分從良心以應境遇之變  
而已不爲良妻則爲烈婦不爲善母則爲  
節母有一乎此則芳香芬烈之流播邦國



者其必遠矣小嶋玄壽君著日本列女傳  
余欲此種書之行于世故喜而序之

熊本十日記序

一千八百五十八年印度之屬英者大半  
皆叛英人爲之致死者衆始能克戡之察  
其禍亂之原未始非由于英土司之促之  
也英國近製一起坑鎗其火藥包子用以  
猪牛之油土司發號令使印度民兵用其

鎗此事達於印度四境怒者十室而九亂  
者如蜂而起既土司悔之許不用其油然  
而叛亂既成事不可救夫印度土俗以牛  
爲神物其所由來久矣乃欲一朝而違其  
俗強迫其心無怪乎其激成叛亂也我邦  
男子縮髮帶劍成俗已久矣人之戀故風  
而不肯轉移新者徃徃具有忠厚之性情  
焉使其漸進於智識開明則爲國家有用



之材必矣。豈忍使其激怒生亂哉。知此則可以讀熊本十日記矣。

明治詩史序

昔人論唐詩曰：梵網經有心地品，因是細看唐人詩，見其章章悉從心地流出。所謂心地者，只是忍辱知足、樂善改過。四者盡之也。余甚善此論，謂與溫柔敦厚之旨合而更覺痛快明白焉。夫明治者，乾坤一新

之時也。生于其時，顯名于世者，豈非曾履崎嶇艱難、嘗苦辣甜酸者乎。豈其無有忍辱知足、樂善改過之心乎。豈其無有一片心地、溫厚惻怛者乎。試把此卷而讀之，亦見其章章悉從心地流出，非可與尋常風雲月露之詠一例視之也。他日有搜求明治年間之史料者，茲書必在所見采焉。是爲叙。



恕軒文抄序

余近讀同人社生徒及大學生徒所作之文而不得不發後生可畏之歎也夫以字句則不無疵瑕以行文則未必合程度然而燁燁乎有異光奕奕乎有生氣此無他由于西學之新質入其中也親族相婚嫁則其子孫必愚人種最多雜之邦其民最多智文章亦或有然者也夫今余讀恕軒

文抄而益知其然也君於書乎讀無所擇於友乎交無所擇其胸中無涇渭容者雜取者多故其文有光彩爛然奪目既已足與世之鉅匠駢立而無愧矣君今爲大學教員以與生徒相觸摩新質之入其肺腑者日雜月多則今而後君之文辭余不能測焉

紀恩碑



伊賀國阿拜郡今爲三重縣第九區天嶽直其南長日川界其西而東北則服部柘植二川環之至于郡西三川會合是爲木津川上流當其匯流之衝巨巖橫焉水不能順流而奔注也每遭霖潦逆浪汎濫安政地震以後其害更甚津藩主藤堂氏以郡屬其封內卹念民瘼屢濬淤塞起隄防鑿巨巖竭力糜財百方施功而水害猶未

已也至明治三年九月水大溢流屍蔽野邑市田廬蕭條一空於是始有徙民之議會藩廢爲縣今縣令岩村君始至首察民害聽衆庶請遂以舊城址一萬二千餘步爲徙居之地又請于官金四千圓給其費民歡愉趨功小田村人村田順造奉命董役十年七月功竣自是厥後嚮被災之諸村如上野市小田木興淺宇田與市幸阪



馬苦勞。清水盡皆化爲良田。收穫數倍。而城址之新邑。比屋連棟。煙火蕃盛。鷄犬相聞。民得聊其生。較諸曩時。蕩產失財。死亡且不能救。其苦樂災祥之相去。奚啻霄壤。宜乎闔郡人民之頌道恩德而不能已也。順造與衆謀。欲立碑以錄其事。傳之無窮。請余作銘。其辭曰。

惟昔之災。水浸阡陌。下民昏墊。

每葬魚腹。

惟今之祥。

安居聚族。

孝弟力田。

天降豐熟。

粒我育我。

繫誰之力。

今我不錄。

終忘恩德。

藩政惻怛。

疏濬盡策。

縣治忠厚。

遷徙相宅。

轉災爲祥。

易苦以樂。

厥謀允臧。

厥恩罔極。

自得堂文鈔序

信濃人生野子慶寄示其所著自得堂文



鈔徵余序曰欲得文壇執牛耳者一言可  
余非其人也然而知己之請有不可辭者  
蓋文章之道與人之立品同有所自得於  
中而後發見于外故能傳世而不朽古之  
善文章者無非由是道也吾觀世之人大  
率不務出於此以爲可襲而取故極力摹  
倣古人謂文如此而足矣嗚呼縱令幸而  
成不過古人再出求其自得于己者蕩然

母有也尚何望其能傳于世哉今子慶之  
文直抒其所見不顧世人毀譽其成于卒  
然者亦皆發於自得之餘雖以良齋爲師  
無一句似良齋夫文如此豈有不傳者乎  
而亦足以知子慶之人品矣余年三十餘  
遊于海外閱時世之變奔走風塵不能多  
讀書偶有所作獨抒胸臆而已不復遑摹  
擬古人然而人或不咎余狂悖乃如子慶



者。謬以序見。托儻有一二。近于文章之道者。耶。培本而濟源。深造而自得。願與子慶益勉之。

磐溪大槻先生墓表

先生諱清崇。平姓大槻氏。字士廣。號磐溪。通稱平次。考諱茂質。稱玄澤。仙臺藩醫員。實爲我邦蘭學者之祖。先生學于昌平黌。十年後。歷遊東海畿內及長崎。下筆敏妙。

才華富贍。爲中外名流所推重。其客京師也。賴山陽延之。山紫水明樓對酌。論文山陽於人。少許可。特奇先生才。一見如舊世傳爲佳話。天保壬辰。先生三十二歲。藩侯擢列儒員。以季子別起家。住江戶。爲侍講。弘化嘉永間。先生夙講西法砲術。究其蘊奧。闔藩師之。嘉永癸丑。米國使節伯理始至。先生建議。主張開港。是時議者多主攘



夷朝野囂囂人或爲先生危之先生夷然  
文久壬戌移于仙臺爲養賢堂學頭尋致  
仕明治戊辰之亂與羽諸藩合從舉兵仙  
臺爲之盟主起先生司軍國文書事及事  
敗以此下獄旣而被赦時年七十辛未復  
住東京文酒談讌優遊自適世以騷壇老  
將目之戊寅六月十三日病歿距其生享  
和辛酉五月十五日得年七十八葬于高

輪東禪寺先生軀幹長癯性情真率奉公  
謹慎持身清儉與人藹然可親然至論大  
事則侃侃有不可回者天才清絕晚年詩  
文歸于簡淡雅潔嘗曰吾讀經自抉出手  
眼文章則有得于葛西因是松崎慊堂詩  
則有得于梁川星巖其推重前輩而不高  
自標置如此著有孟子約解古經文視近  
古史談寧靜閣詩文集等數十種配大野



氏長子修二次文彥各成家二子以余與先生有舊請表其墓先生事蹟具載家傳茲揭其大要如此

大川笠原先生墓碣銘

余成童入井部香山翁門翁子潛藏爲余語越後頸城郡有笠原先生經明行修通經濟學後入昌平黌先生門人上野高明屢稱道其師勉學夏不扇冬不爐余心儀

之勿忘一日與高明步于十軒店街見先生在書賈英氏家披汲古閣十七史高明爲余通姓名余踟躕不能仰視匆匆作禮而別爾後三十年間萍飄蓬轉備閱憂患冉冉向老而先生旣歸道山其孫惠就余學以墓銘爲請嗚呼人世之感豈可勝道哉先生諱久道字伯文笠原氏通稱文右衛門號大川自幼好讀書父母恐其過劬致



病禁之先生竊挾書上厠家有木製大狻  
猊時入其中久不出怪而撥之則手捧一  
冊矣弱冠遊江戶寓松崎憚堂塾歸而授  
徒寬嚴得宜造就有法門人多成業者先  
生治經宗程朱邃韻學改正磨光韻鏡然  
常留心經世不事章句天保乙未頸城郡  
霖雨水溢大澤地陷先生與其父謀新鑿  
一川注之于北海丁酉工竣地爲良田民

賴其利然當其未成百艱千阻先生獨身  
當之是歲爲大肝煎辛丑創立一村曰大  
瀉新田戶口日殖弘化甲辰受高田藩主  
命築砲臺測近海皆有功先生平生心存  
誠敬不欺暗室年至五十德望益崇遠近  
莫不尊信先是頸城郡水費課賦法事涉  
幕府邑與高田藩爭論久不決者百餘歲  
嘉永壬子先生受高田請至江戶訴之安



政乙卯事得講和以功爲鄉士當是時封  
內各村積年爭訟賴先生一言而決者不  
可勝數丙辰爲觸元職丁卯國益掛明治  
己巳先生年七十辭職閑居吟咏自樂癸  
酉十二月三日病沒葬于蚬池觀音山享  
年七十三妻上原氏有一男三女男克太  
郎嗣家忠厚勤儉克肖乃父系之以銘銘  
曰

行本忠信 志存經綸 片言折獄  
君幾其人

題盧象昇書幅

嗚呼忠義之感人心何其深哉客歲陸軍  
醫渡邊重綱自琉球還訪余未叙寒暄先  
出一幅誇示余曰此岳王書也祇役瘴海  
艱苦萬狀賴得此寶物不負吾一行也頃  
熊本高山蘭痴君携盧忠烈書一幅遠離



家鄉來東京。遍詣名公鉅卿門。請其題言。三反而不憚煩。余幸獲觀之。真希世之寶也。夫岳王盧公之忠烈。異邦事也。若無關於我者。乃得其遺墨。視如趙璧。起敬起愛。什襲珍藏。豈非忠義之氣。終古不滅。而其感于人心。不間於遐邇。內外耶。蘭痴君乞余題言。會余患頭痛。而欣然書之。亦感于忠義而然也。

萬國史記序

古詩曰。一日看除目。三年損道心。余則曰。一日看書史。三年長道心。何以言之。曰。盛衰盈虛之理。備於易。而吉凶禍福之跡。詳於史。試觀於古今萬國之史。大剛者折。恃強者蹶。守柔者久。居弱者全。智小而謀大者。敗。積薄而發驟者。滅。養厚而蓄久者。成。計密而慮深者。存。驕傲自用。罔有不亡。虛



已納諫罔有不興奉崇天道福祥荐臻  
任人智災害踵起約而言之盛衰盈虛如  
晝夜四時之迭至吉凶禍福莫非善惡邪  
正之應矣蓋史者與易相為表裡而易理  
深奧淺學難窺至于史則事蹟昭然易得  
而見其所以防人之邪思而長道心者實  
具於其中焉余之作是言夫豈苟乎哉罔  
本韋庵好讀書善文辭足跡遍海內乘槎

而西歷古齊魯過洙泗之鄉吊楚漢故跡  
既歸而閑居索落遂著萬國史記屬余以  
叙余因理前言以冠其首冀世之讀是書  
者有以長其道心而驗余言之不誣也

為兩宮彌兵衛賣天機硯引

昔年余秉鐸甲府一日硯工兩宮鈍齋來  
訪延之座則年可六十頎然偉丈夫也貌  
朴野氣度軒昂音如洪鐘示其所製天機



硯質不下端溪。雕書如畫。或嵌玉石精巧。可喜。其後屢來見余。未嘗不歡然移晷也。客歲內國賽珍會。陳其所製。得花紋賞牌。今茲其孫來云。鈍齋已死。余爲之惋惜。不已。鈍齋嗜飲。立盡巨觥。余嘗於席上見其運刀。酒氣拂拂。然出于指頭也。其孫曰。彌兵衛克繼其業。余視之。猶鈍齋因爲延譽於臺閣。江湖諸名家。冀望其硯之大售。雖

然。至于鬻之。則王公阜隸。不二價也。

### 愛敬餘唱引

此卷始題曰。閑窓唱和。以效顰太平唱和。磐翁乃改題曰。愛敬餘唱。蓋出于愛國敬神之意。既而幡然悟曰。豈其然夫。愛敬盡于事親與交友。而四海五洲。皆可得而爲兄弟。磐翁之旨。遠哉。童子。在旁笑曰。以蒙觀之。猶是愛古敬字二先生之唱和耳。



和譯英華字典跋

余校此書始於明治五年十二月畢於明治十二年二月蓋六易裘葛而纔能完功其所以稽遲至此者有種種緣由而余之惰慢亦居其一焉雖然試思其間有征韓之黨論有台灣之征役有肥長之變有西薩之亂譬如烟雲之變幻倏忽萬狀旋起旋滅不可端倪而余與津田柳澤大井三

君雖作輟無常遂能卒業猶是天外數峯明滅無常而黛色不改烟雲之變靡得而與也余深以此業之不至中廢爲幸尚何問其他乎吉田橘翁欣助畢役亦與有力焉

西裨雜纂第一集序

暇時隨手抽讀案頭洋書有會心者輒把筆錄之歲餘成一卷名曰西裨雜纂刻以



敬字文  
示同好。其懶於把筆。不及錄出者甚多。雲烟宵漫。計無復之耳。抑此編一集而已乎。或二集三集。陸續梓行乎。均不得而知也。

柳澤信大編次

敬字文

下卷終

跋

余編次此篇。非有他意也。特以便及門之士。欲謄寫先生之文者焉耳。或嫌其冊之甚小。則曰。今姑爲此也。若其大者。余將謀諸他日焉。

明治十二年己卯臘月

小陽小史信大識



明治十三年一月九日板權免許

著述人

東京小石川  
江戸川町  
十八番地

中村正直

静岡縣士族

編次者

同西江戸川  
町二十二番地

柳澤信大

東京府平民

出板人

同神田鍛  
冶丁十二番地

高橋金十郎

静岡縣士族

胡守文



東 京

須原屋茂兵衛  
山城屋佐兵衛  
同 源 吉  
和泉屋市兵衛  
雁金屋清 吉  
雁金屋仙 藏  
和泉屋勘右衛門  
島屋 平 七

發 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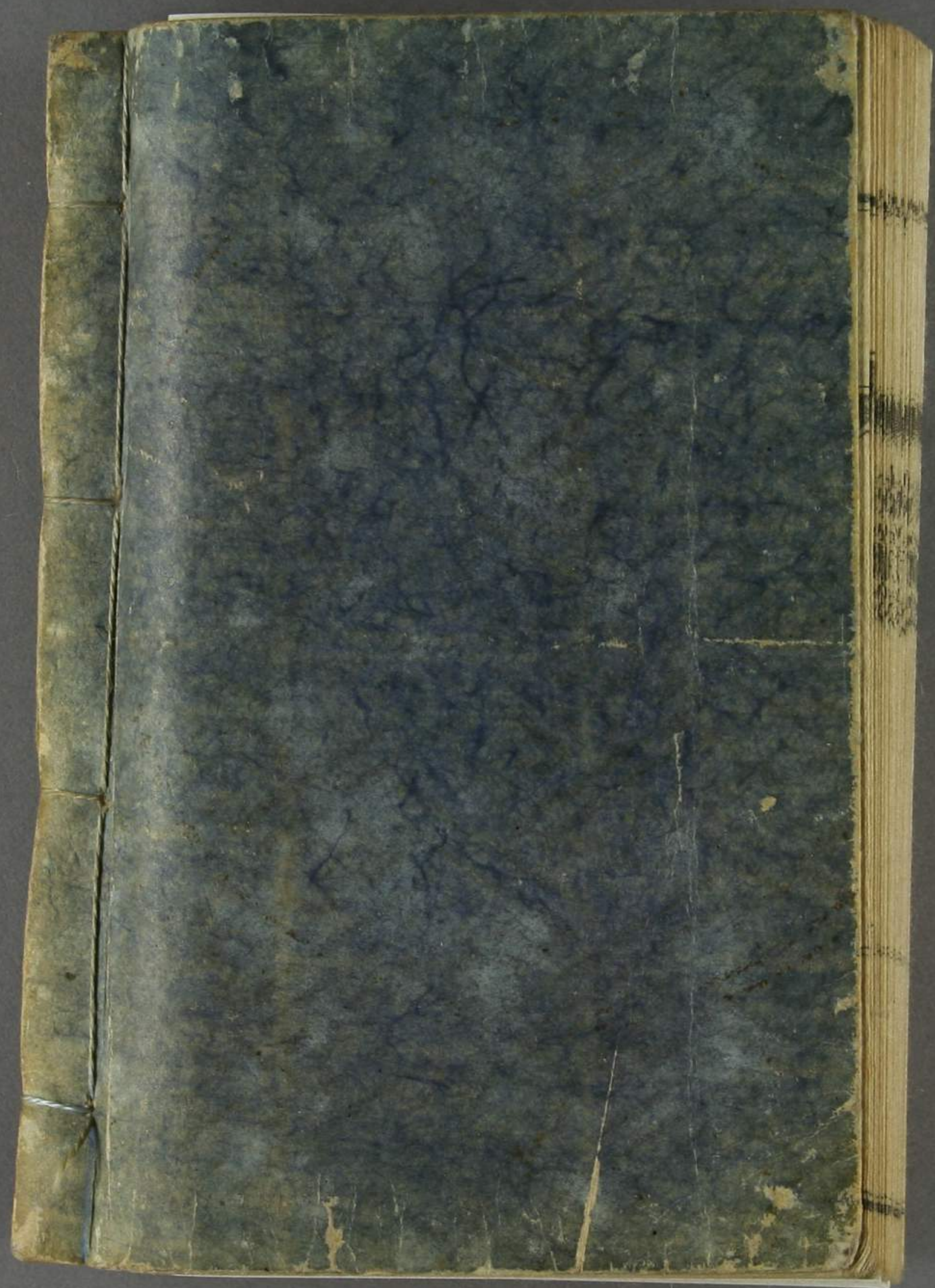
藤岡屋慶次郎  
袋屋 龜次郎  
椀屋 喜兵衛  
丸屋 善 七  
有隣堂篤太郎  
伊勢屋安兵衛  
内藤傳右衛門  
和泉屋善兵衛



# 書 林

和泉屋吉兵衛  
小林新兵衛  
小林新造  
近江屋半七  
須原屋伊八  
岡村屋庄助  
紀伊國屋梅次郎  
富士屋金十郎







明治十三年一月

敬字文

中村正直撰 柳澤信大編